

外宣翻譯中的文化形象建構 ——從“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的翻譯說起

顏方明^① 秦倩^②

暨南大學外國語學院 中國 廣州 510632

摘要:電影《戰狼2》創造了中國電影史上最高票房業績引起了國內外媒體的高度關注,其中的臺詞“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在英美媒體中的錯譯引發了讀者的熱議。這種錯譯造成了負面文化形象,據此提出這類外宣範疇的翻譯應採取“語義為基礎,文化形象為導向”的靈活翻譯策略。

關鍵詞:外宣翻譯;文化形象;翻譯策略;文化語境

一、引言:電影《戰狼2》的臺詞“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的翻譯

電影《戰狼2》的院綫總銷售票房業績累計達56.79億元,創造了中國票房史上最佳業績。該片同期在國際各大影院播放業績與國內相比却成績寥寥,倒是影片中的一句臺詞“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在英國媒體的譯文受到了國內外讀者較高的關注。BBC官網在2018年8月4日的評論中將其譯為“Anyone who offends China will be killed no matter how far the target is.”無獨有偶,美國有綫新聞網2018年8月8日相關新聞稿將其譯為“Whoever offends China will be hunted down and punished wherever they are.”。這兩則譯文在語用效果上與《聖經》中的“eye for eye, teeth for teeth”(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非常接近。除了這兩者,《漢語世界》(The World of Chinese,商務印書館旗下的一本英文雜誌)也提供了另一個版本譯文是“Whoever attacks China will be hunted down wherever they are”。這句口號的英譯引發了國內外一些讀者的熱議。試將上述三則譯文回譯成如下中文:

英:任何冒犯中國的人都將會被殺,不管他身處多遠。

美:任何冒犯中國的人都將會被追查并懲罰,不管他們在哪裏。

漢:任何攻擊中國的人都將會被追查,不管他們在哪裏。

外國讀者看到英美媒體新聞記者這句譯文時忍不住會質疑“難道冒犯(offend)了中國就有罪,甚至應該被追殺嗎?”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很值得讓人深思的翻譯案例,它既具有微觀上的實踐討論價值,也具有宏觀研究的理論意義。在我們看來,出現這種跨文化交流的問題既有外國媒體的翻譯誤導,也有本國外宣準備不夠充分的責任。在全球化背景下中華文化“走出去”過程中今後很可能還會不斷出現類似的翻譯問題。為此,本文擬從這句臺詞的翻譯問題出發,探討文化形象的建構與外宣翻譯的策略選擇。

二、“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的語境辨析及翻譯

“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這句話源自西漢名將陳湯給漢帝的上書,原句為:“明犯強漢

①顏方明,副教授,研究方向:應用翻譯、聖經翻譯研究、認知與翻譯

②秦倩,講師,研究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

基金項目: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二五規劃課題“聖經漢譯過程文化博弈論”(項目號:GD15CWW06)的資助

者,雖遠必誅”。當代一些文藝作品將原句的上半句進行了改動而成爲“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我們認爲這種改動是經典名句處境化的必由之路,因爲原句的“漢”指西漢帝國,原封不動的引用肯定是不合時宜的。而“犯我中華者”則包含了兩岸三地以及中國駐國外使館等法理上應屬於中國主權管轄的領地和這些地理概念上的中國人,廣義上的理解應該還包括海外華僑華人,在當前語境下是較陳湯原文更合理的表徵方式。

從陳湯原文語言語境看,“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屬於文言文體,表達上具有古文敘述的常見模糊性,尤其是引發翻譯爭論的關鍵動詞“犯”如果不結合歷史文化語境很難消除語義歧義。“犯”作動詞的詞典釋義有:1.抵觸,違法;2.侵犯;3.罪犯;4.發作,發生。《現代漢語詞典》。僅從文本語境出發,理解爲“冒犯”(與“犯”第一項釋義接近)或“侵犯”似乎都是沒有問題的,這也是英美記者將“犯”譯成“offend”,而《漢語世界》譯成“attack”的原因。

分析陳湯原句的歷史文化語境可知:陳湯上書的讀者是漢元帝,上書的時間是寫在擊敗北匈奴郅支、凱旋回到長安之後,上書的目的是向元帝陳述戰爭細節、邀功請賞。戰爭背景是北匈奴單于郅支不滿漢朝在南北匈奴間采取的平衡策略,因此在其質子駒于利被漢朝衛司馬谷吉等人送回之後悍然將漢使殺害。後遠遁西域,不斷侵犯大宛、烏孫等國,對西漢前朝建立的西域秩序構成了巨大威脅。

結合“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這句話的語言和歷史文化語境,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犯”在這裏應該是軍事上的“侵犯”之意,同時也伴隨了行爲和情感上“冒犯”。英美讀者將其理解并翻譯爲與“冒犯”對應的“offend”明顯在程度上遠不足以表達“犯”這句話在其

語言和歷史文化語境中所涵蓋的更豐富的語義內涵。當然,歷史上匈奴單于致支在軍事上受實力所限並沒有大規模入侵,僅僅有斬殺漢使行爲并威脅漢王朝的西域秩序。但我們認爲陳湯這句話是得勝回朝後上書中的結論性陳詞,不僅僅是對自己戰鬥的總結,也是對漢武帝時期衛青、霍去病等前朝名將抗擊匈奴大規模侵犯漢朝邊境的功業表彰。結合上述分析,我們認爲“犯”應該用“invade”翻譯更好,整句話可譯爲:

Whoever invades China will be eventually destroyed.

三、外宣翻譯“語義爲基礎,文化形象爲導向”的策略

大部分電影臺詞的翻譯與藝術形象有關,較少涉及到源語文化形象建構。相對文學文本的翻譯,電影臺詞翻譯更多考慮跨文化交際效果,而傾向于使用更靈活的翻譯策略。如果僅用傳統的“忠實”標準來衡量,本文上面提供的譯文似乎並沒能實現理想的目標:首先,原文字面中的“遠”在譯文中沒有出現;其次,“誅”的字面意思是“殺”,翻譯應爲“kill”,用“destroy”似乎並不能與原文在語義上構成嚴格意義的對等。但我們認爲這些問題都是基于原文語義的靜態“忠實”觀,從外宣文化形象建構角度出發,譯文在總體上比引言中所列的幾個譯文更合理,具體理由如下:

1. 從語義認知角度看,譯文並沒有產生意義的流失。“whoever”在語境中就包括了“遠近的敵人”,原文“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實際上也涵蓋了這樣的語義認知:即雖遠必誅,近者更必誅。原文之所以沒有說成“犯我中華者,遠近必誅”是因爲前者具有明顯的“近者必誅”的語義預設。匈奴在西漢前期與漢帝國接壤時頻頻侵犯漢朝邊境,被衛青、霍

去病等擊潰。而陳湯上書所指的“遠”在地理位置上是指北匈奴單于致支逃去的西域康居國境內，以當時的運輸條件漢王朝要對致支發動戰爭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陳湯所用的“雖遠必誅”相比“遠近必誅”在語義認知上採用了前景化的方式達到了語義聚焦的效果，即最有效的闡釋了“再遠再困難也一定要打擊來犯之敵”。譯文充分考慮英文的表達特點以及這句話出現在電影中作為口號式臺詞的功能，在透徹理解原文隱含的預設語義的基礎上將其靈活“化譯”在“whoever”之中，避免咬文嚼字式硬譯。這種處理方式比在後面加上一個“no matter how far it is”的尾巴在宣傳效果上更幹脆利落，更適合作電影臺詞。

2. 從外宣文化形象角度看，譯文的靈活翻譯策略構建了更好的文化形象。首先，“invade”表達了“犯”的核心語義並起到了構建正面形象的宣傳效果，歷史文化語境中陳湯抵禦外侮和影片《戰狼2》中反抗外敵侵犯國人的內涵都能準確的表現出來，能有效地避免外國讀者的文化形象誤讀。其次，用“destroy”比“kill”和“hunt down”在語義上更豐富、準確，更有利于正面文化形象的構建。“destroy”與“invade”關聯在一起既有“誅殺”來犯之敵的意思，也有“粉碎”敵人的意圖和軍事行動的意思，而且能很到位的表達反抗侵略的決心。“kill”的表達雖然在語義上與“destroy”高度接近，但給讀者傳達了一個更血腥嗜殺的形象。而“hunt down”則在語義上與“誅”有較大出入，而且語氣程度低許多，表現不出原文所傳達的決心。

四、結語

《戰狼2》作為一部電影，屬於傳統的娛樂文化和經濟範疇，雖然造成的巨大影響屬偶發性個例，並不是所有的中國電影或電視以及其他娛樂文化載體都有機會產生這種因

巨大經濟效益而導致的立體效應，但目前來看其出人意料的巨大票房價值已經造成了全球性跨文化轟動效應，從而不可避免的上升到以電影娛樂為載體的文化、經濟、乃至政治符號層面。影片中“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這種具有深厚文化背景的臺詞在翻譯的時候就需要小心斟酌，因為一不小心甚至會影響到“西方國家對中國外交政策的認知和判斷”（楊明星，2016）。由於“共同經歷和體驗的缺失，使得文化層面的翻譯困難重重”（孫藝風，2016），在當前倡導“中華文化走出去”的大環境中譯者們需要有主動構建正面文化形象的意識，而不是被動地等到出現問題時再查漏補缺。2002年美國國防白皮書將鄧小平二十四字外交方針中的“韜光養晦”翻譯為“hide one's capabilities and bide one's time”。結果本應是倡導低調的“韜光養晦”方針變成了中國隱藏自身實力、等待時機伺機而動的策略，這完全“與中國奉行和平的一貫原則不符”（Fangming Yan, 2013）。這一翻譯方式在西方世界成了“中國威脅論”的宣傳材料。為此中國政府還通過外交途徑與美國政府進行了交涉。我們認為這類問題與本文中所論述的“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的譯文造成的負面形象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應歸屬於文化形象的外宣範疇。今後我們的外宣譯者應該在充分考慮立場正確的前提下，也要兼顧“目的語受眾所需的形式與內容”（曾利沙，2017），採取“語義為基礎，文化形象為導向”的翻譯策略。翻譯過程譯者應綜合考慮多個方面，在核心語義不流失的前提下，構建正面文化形象，尤其要避免“因義害形（象）”的情況出現。外宣譯者應樹立主動引領傳媒的意識，積極引導國內外媒體對一些可能產生關鍵影響的翻譯活動進行充分論證，避免形成負面宣傳效果。建立一個好的形象不容易，扭轉一個不好的

形象更難,盡量能防患于未然才是我們外宣應該採取的最佳策略。

References(參考文獻)

[1] Yan, F.M. 2013. Pragmatic Equivalence in Translating Political Text: The Translation of Tao Guang Yang Hui as a Case in Point . in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Globalization: Challenges for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2] Sun, Y.F. 2016. Puzzles and challenges in Cultural Translation ,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3:5-14.

(孫藝風,2016.文化翻譯的困惑與挑戰.中國翻譯, No. 3:5-14.)

[3] Yang, M.X. 2016. Study on Some Key Words about the Chinese Dream in Diplomatic Context.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6: 86-91.

(楊明星,2016.外交語境中“中國夢”核心話語英譯辨析.中國翻譯, No.6:86-91.)

[4] Zeng, L.S. 2017. On Extend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lso about How to Inherit and Develop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ies.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No. 1: 90-96.

(曾利沙,2017.論翻譯學理論研究範疇體系的拓展——兼論傳統譯學理論的繼承與發展.中國外語, No. 1:90-96.)

On Cultural Image Construction in Publicity Translation

YAN Fangming QIN Qian

School for Foreign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Wolf Warrior 2 made the highest movie box office in Chinese history, which also attracted attention of many foreign medias. The slogan “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 in this movie was mistranslated by some foreign medias and aroused heated discussion. Because the mistranslated versions produced negative culture images, we put forward that such publicity transl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its basic meaning and guided by the strategy of constructing positive cultural image.*

[Keywords] *publicity translation; cultural image; translation strategy; cultural context*